

夜宿花亭

高文舉仲狀元

大街誇官文通逼親

思小姐進京遇難



●新編嘯嘯戲夜宿花亭 高文舉仲狀元

夜 宿 花 亭

(一)

(生上引)一朵鮮花紅十里。狀元及第馬如非。(白)在下高文舉。我本涿州范陽人氏。大比之年。上京趕考。得仲頭名狀元。奉旨大街誇官。又被文通老賊。將我困在他府招親。不想起來還在吧了。思想起來我好愁悶哪。(唱)高文舉坐書房。我好傷情。思想起恩姐姐張美英。大比之年去趕考。得仲爺家狀元公。留落在文通他府下。一連三載無回家中。思想起姑父母流痛淚。又想起恩姐姐張美英。想恩姐。想的我。肝腸斷。盼恩姐盼的眼睛紅。肝腸斷了難見面。眼睛紅來不得相逢。這也是我自己心中暗想。忽然間心發迷。要困朦朧。(睡介上旦唱)走哇。張美英出門來淚盈盈。思思前想想後我好傷情。自從我出門身受數難。只說是九死無有一生。想必有神佛暗中保佑。挨門討要哇來到北京城。進城來我住在張家小店。時運不至又把病生。一病我病了半個多月。欠下了店賬還不清。萬般我出在無計奈。一到大街賣自身。又被文府買了去。太太見我喜在心。將我領到北樓去。侍奉小姐女花容。一進門代我熱如火。到後來代我冷如冰。我不知我說錯了那句話。小姐他將我趕出樓庭。送

到了花園中去打水。夜晚叫我澆花澆到五更。呂順着花池往前行走。忽然間想起來古人幾名。吳香女。爲蜜建。西宮落淚。貂蟬他爲呂布夜奔曹營。李三娘爲劉高。磨房受苦。趙金娘爲匡胤。千里送行。趙五娘爲伯偕。長街賣髮。張四姐爲文瑞。偷下天宮。織女星爲牛郎。不離天河岸。孟姜女爲范郎。哭倒長城。樊梨花爲丁山唐營送枕。莊金定爲羅成下過北平。李雅仙爲元和刺瞎二目。段昭君。爲劉王。黑河命傾。林英女。爲湘子齋僧補道。崔英英爲君端。病在樓中。劉金定。爲君保。南唐報號。力殺四門救主公。王寶川。爲平貴。寒窑受苦。正正的受了一十八冬。小奴我爲表弟高文舉。不知到何日才得相逢。這也是我自己。心中暗想。不由的一陣好傷情。猛然我抬頭用目看。園內的花果感人情。有芍藥合牡丹成雙配對。桃花紅。杏花白色色鮮明。十樣錦並頭蓮成雙坐對。玉美人夜來香不能相逢。鷄冠花月月紅紅似火。枝子花丹桂花令人心驚。小奴我往前走抬頭觀見。見一所書房面前迎。邁步我又把台階上。燈光一閃看得真情。裏邊好相有人影。但不知何人在內存。(鎖住白)在我將窗靈舐破仔細看來。內裏所坐之人。乃是官家打扮。我看

有些面善哪。(唱)代烏紗好似高文舉。穿蟒袍好相高書生。我有心進書房將他問。怕的是錯認了官親了不成。無奈何抓一把黃沙土。對準了窗靈下絕情。只聽的刷拉拉一聲響。警醒了老爺狀元公。(生驚醒介)(咳呀)我正在睡夢之間。忽聽窗靈響。不知屈情爲何。(唱)高文舉我正做團圓夢。我夢見恩姐姐找進京。照着姐姐捕一把。醒來原是一場空。奇怪奇怪真奇怪。窗靈紙響亮。却爲何情。(白)在我仔細聽來。(旦叫)哭哇(生白)真來奇怪。(聽哭)好相女子聲音。夜靜更深花園門又禁閉。那裏來的女子啼哭。咳呀是了。想必是文通老賊。在朝殺人俱多。害人俱廣。冤鬼與他要命也是有的。冤鬼呀冤鬼。我不是文通。我是爺家頭名狀元。(咳呀)但說是這。一來我有三篇文章。二來又有押書寶劍。可以降妖捉鬼。怕你何來。怕你何來呀。(唱)押書的寶劍拿在手。邁步出了書房門。呂順聲音往前奔。(旦哭介)忽聽見女子大放悲聲。手拿寶劍空中舉。照準黑影下絕情。(旦叫)老爺慢着動手哇。(唱)奴是一人。非是一鬼。我是個避難的女花容。(生白)你是一人因何來在這裏。(旦唱)小奴我並非是外來的女。我本是文府一個丫環。(生白)住口。文府的丫環四十

餘名。老爺無有不認識的。怎麼不認識你呢。(旦唱)小奴我進府來不過半月。我本是新來的一個丫環。(生白)這就是了。你那新來的丫環，敢跟我到書房講話麼。(旦白)老爺頭前代路。(生斗)是你隨我來。(唱)高文舉頭前走心中害怕。(旦唱)後跟着胆戰心驚的張美英。高文舉進書房落下坐。張美英進房來跪在流平。(生白)這一女子不要害怕。家住那裏。姓字名誰。慢慢的講來。(旦唱)老爺聽了。問我的家來家也有。也不是無名少姐的人。家住涿州范陽地。(生白)住了。下官我是范陽人氏。這一女子。前來與我攀高接貴也是有的。(咳呀)高文舉呀。高文舉。你好差矣。淨許你住在范陽。就不許別人住在范陽麼。這一女子我來問你。可是住城可是住鄉呢。(旦唱)范陽城東十里地。地名就叫張家營。(生白)你父何名你母何氏。(旦唱)女不言父名叫張義。母親高氏老誥封。(生白)住了。你母既是誥命夫人。你也就是千金小姐。但不知你許配何人爲婚。(旦坐羞狀)你許配何人爲婚。慢慢的講來。(旦唱)許配我兄弟高文舉。(生白)住了。你二人既爲夫婦。爲何又言兄弟二字。(旦唱)老爺聽了。我們本是姑舅成親。(生)你兄弟坐何生意呢。(旦唱)我兄弟自幼克去父母。來到我家把書攻。(生白)你兄弟他往那裏去了。(旦唱)我兄弟進京去趕考。聽說是得仲狀元公。(生白)你兄弟既是高榜得仲。就該將你

接到家中。你豈不是一品的夫人麼。(旦唱)他不接我還罷了。他不當寫休書送到家中。(生白)我且問你。你父母見了休書他可曾將怎樣辦法呢。(旦唱)我父母見休書要把我另聘。(生坐急)。你便怎麼樣呢。(旦唱)小奴我再三再四的不敢應承。萬般我出在無計奈。合我的奴伯兄弟找進京。(生白)你那兄弟他向那裏去了。(旦唱)(咳)苦死人也。(唱)自從我二人出門庭。同我的兄弟一處而行。只說是在家千般好。那知行路受苦情。走一里來我哭一里。夜晚住店哭到了五更。無一日不思高文舉。那一夜不想高書生。只說我二人把京進。找我兄弟把賬清。行走路過蘇家寨。由山上下來了衆嘍兵。還有那寨主親兄弟。一名叫蘇虎一名蘇龍。他兄弟見小奴容貌好。拾上高山要拜花燈。我兄弟一見破口罵。罵惱了山賊了不成。攔上推出寨門外。也不論時刻間斬刑。你說我兄弟死的多麼苦。拉住了小奴要拜花燈。(生白)眼看的真節難保。後來怎麼呢。(旦唱)那山賊本是親哥兩。一女二男怎麼把親成。他兩個商量着取了和氣。到不如再拾個再拜花燈。(生白)雖無成親。你怎麼逃出虎口。(旦唱)二山賊行圍去採獵。將小奴攔在後山峰。留幾名嘍兵將我看守。還怕我自盡傷了花容。那時我哭的如酒醉。自思我一死那還想生。這也是小奴我命不該死。想必是暗中有神靈。小奴我只哭的嘍兵心軟。他將我放出後山峰。小

奴我下山來無處投奔。挨門討要把路來行。(生白)住了。你一女流之輩怎麼來到北京城呢。(旦唱)多虧了觀士音救苦救難。一陣風將小奴刮到北京。(生白)進京城你投奔那裏呀。(旦唱)進京來我住在張家店。時運不至又把病生。一病我病了半個月。欠下了店錢還不清。萬般我出在無計奈。一到大街賣自身。(生白)你賣的可是一奴哇可是一妾呢。(旦白)賣的是奴焉敢賣妾呢。(生白)人家有錢要買妾。你便怎樣呢。(旦唱)做奴只要銀十兩。(生白)做妾呢。(旦唱)就是那萬兩黃金奴也不應。(生白)你怎來到文府呢。(旦唱)小奴我在大街正把身來賣。又來了文府的兩個家丁。十兩文銀將奴買妥。將小奴領到文府中。進府來就把太太見。秀英小姐看奴靈。將小奴領到北樓去。他代小奴一百成，後來將我來盤問。我把家鄉細對他明。自那日我說了名合姓。也不知他凡了那陣風。先前他代我熱如火。後來代我冷如冰。將我打到花園去。一到花園受苦情。白自花園去担水。夜晚落花到五更。別的花若死還罷了。牡丹花要死了叫奴命丁。我想人命抵人命。那有箇花死叫人丁。小姐他代奴這般苦。不知到何日跳出火坑。慈心的老爺那想一想。有何法救我張美英。官官相會訪一訪。訪訪我兄弟高書生。若訪着我兄弟高文舉。至死也忘不了老爺的恩情。(生白)眼前若有你兄弟高文舉。你便把他怎麼樣呢。

。(旦唱)眼前若有高文舉。咬他一口哇問他一聲(生白)(咳呀)姐姐呀。我就是你兄弟高文舉。(生對跪旦白)住了。(七鎗叫三板)美英聞聽這句話。不由一陣奴氣生。用手一指高聲罵。罵一聲無恩無義的小畜生。(抬手要打生白)姐姐是你慢着哇。(唱)高文舉開言來姐姐叫。叫一聲恩姐姐要你是聽。並非是兄弟我忘恩無義。我還在下情細對你明。(旦白)有話你說。你怎麼寫的休書。怎麼昧的良心。你……與我講來(生叫)姐姐莫要動怒小弟我還有下情稟告哇(唱)高文舉未開言淚盈盈。叫一聲恩姐姐貴耳聽。自從我趕考把京進。三場的文章俱伸頭名。大街一上誇官職。路過文通他府中。他把我讓到他的府。酒席筵前把話明。當面就把親事許。小弟我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應承。老賊他將我留在府。立逼我寫下了家書一封。這老賊背我把家信改。休書二字不知情。爲弟我要把休書寫。準備天打五雷轟。(白)姐姐那休書若是兄弟寫的。我誓天誅地滅。(旦白)兄弟言重了。(唱)聞聽說我兄弟起下誓。到叫我張美英喜在心中。開言來我便把賢弟叫。叫一聲兄弟你是聽。起來吧呀。起來吧。你再要跪着姐姐心疼。我不是姐來你不是弟。咱二人還是夫妻之情。(旦白)快快起來吧。詩。二人夜宿花亭。兩朵鮮花一處成。天明五鼓把朝上。誥命夫人親口封。(生白)姐姐請。兄弟請。同下(完)